

阿拉法特去世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拱 振 喜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走完了自己悲壮的人生旅程，于 2004 年 11 月 11 日在法国巴黎病逝。这位巴勒斯坦人民的领袖驰骋中东政治舞台近半个世纪，不仅领导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以武装斗争，而且以超凡的勇气开启了巴以和平进程。他的逝世，必将对巴勒斯坦政局、巴以和平进程乃至中东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一、一个时代的终结

阿拉法特的去世标志着巴勒斯坦一个时代的终结。虽然阿拉法特没有完成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最终目标，但是，他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一个拥有 300 多万人口，5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巴勒斯坦实体已经初步形成，为将来成立巴勒斯坦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 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使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自此，巴勒斯坦人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漫长征途。1964 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确定了通过武装斗争解放整个巴勒斯坦、消灭以色列、建立民主国家的战略，并宣布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翌年 1 月 1 日，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军事组织“暴风突击队”打响了武装反对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枪。这一天被定为巴勒斯坦“革命爆发日”。从此，一个“阿拉法特时代”开始了。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军突破 1949 年的停战线，占领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东城，巴解组织在约旦继续坚持进行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斗争，后因与约旦军队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而转移到黎巴嫩。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东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埃及同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收复了西奈半岛，两国关系从此步入正常化。巴解

组织的武装力量因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被迫撤出黎巴嫩，分散到叙利亚、约旦、也门、利比亚、苏丹等国，巴解组织总部被迫前往远离被占领土的突尼斯。至此，以色列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战争手段和对阿拉伯邻国的军事威慑使巴解组织失去了巴境外的一切有效作战基地和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条件。1988 年 11 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根据联合国 181 号决议，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同时表示接受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和 338 号决议，含蓄、间接地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这意味着巴解组织放弃了 1948 年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划给“阿拉伯国”的大约 6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要求。从此，巴解组织的战略从通过武装斗争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民主国家，转向通过政治斗争与和平起义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是巴解组织向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迈出的关键一步。

1991 年马德里中东和会标志着阿以冲突以和谈为主旋律的政治解决阶段。然而，巴以华盛顿双边谈判前景暗淡，希望渺茫。1993 年 2 月，阿拉法特斗胆绕开华盛顿的公开谈判桌，撇开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单独同以色列走上了奥斯陆秘密谈判之路，并于当年 9 月 13 日正式签署了《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又称奥斯陆协议，从而拉开了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帷幕。1994 年 5 月，巴勒斯坦在加沙和杰里科开始实行自治。同年 7 月阿拉法特回到加沙领导巴勒斯坦自治。1996 年巴勒斯坦大选，选举产生了巴立法委员会，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治政府）主席，巴勒斯坦政权诞生。2000 年 7 月阿拉法特与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美国戴维营就巴勒斯

坦最终地位问题举行会谈。巴拉克同意克林顿提出的将全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绝大部分领土归还巴勒斯坦的方案,但遭到了阿拉法特拒绝。同年9月,巴以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以色列指责阿拉法特是巴地区恐怖活动的“幕后主使”,并称阿拉法特是中东和平的“绊脚石”。以军从2001年底开始将阿拉法特“围困”在拉姆安拉官邸,对其实施政治孤立和精神打击,直到他病重去法国就医。

二、巴勒斯坦领导层初步实现平稳过渡

阿拉法特去世当天,巴领导层根据相关法律初步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这为巴新领导集体维护民族团结,开创中东和平新局面打下了基础。

阿拉法特生前曾担任五个主要职务:巴勒斯坦国总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和全国安全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病逝后,巴相关机构决定由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阿巴斯接任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由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卡杜米接任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巴立法委员会主席法图临时接任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由自治政府总理库赖兼任全国安全委员会主席。对于巴勒斯坦总统一职,巴方没有立即做出决定,目前暂时空缺。

三、巴勒斯坦政局走向

目前巴勒斯坦政治形势中不确定因素很多,十分复杂,如何消除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权力最终将如何分配、各政治派别的参与度如何,都将影响巴勒斯坦政局的走向。此间观察家认为,巴勒斯坦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动乱或内战。未来巴勒斯坦政局的走向主要取决于能否选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巴勒斯坦国总统和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以及他们的执政能力。

法图11月14日宣布,巴勒斯坦将于2005年1月9日举行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当天举行会议,决定推荐阿巴斯为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候选人。作为境内外巴勒斯坦人国家元首的总统应有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流亡议会)选举产生。该委员会由分布在巴境内外的500多名委员组成。未来这两个职务有可能由一人担

任,也有可能由两人分别担任。论资历和地位排序,卡杜米应当是巴勒斯坦的第二号人物,但他长期居住在巴境外,年事已高,且思想较为激进,难以对境内巴勒斯坦民众施加影响,而且不被国际各方看好。阿巴斯和库赖在巴境内有比较高的政治威望,且被国际各方认同,是受到美国、欧盟、以色列以及温和派阿拉伯国家欢迎的人物。阿巴斯曾担任巴方谈判工作委员会主席,负责中东和平进程双边和多边谈判事务,同时主持了巴以双方在奥斯陆举行的秘密谈判。他还代表巴方签署了巴以第一个和平协议——奥斯陆协议。因此,阿巴斯被誉为奥斯陆协议的巴方设计师。阿巴斯主张放弃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武装起义斗争方式。阿巴斯具有战略眼光,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政治家、一位顽强而又善于抓住时机的谈判对手。阿巴斯曾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潜心研究以色列社会,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其研究课题,并获博士学位。库赖曾负责法塔赫财务工作,曾代表巴方在奥斯陆与以色列代表团进行直接谈判。他务实、灵活,是一位经济专家。

目前,巴勒斯坦有13个政治派别,其中法塔赫是实力最强、影响最大和人数最多的派别,控制着巴勒斯坦军、政、财务与外交大权,相当于巴勒斯坦的执政党。因此,维护法塔赫内部的团结对巴勒斯坦的政局稳定至关重要。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是巴第二大政治派别。由于以色列杀害了哈马斯的创始人、精神领袖亚辛等主要领导人以及一批基层骨干,哈马斯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但它在巴民众中仍有一定的基础。然而,哈马斯被美以视为恐怖组织,它的反以斗争方式和战略目标尽管有些脱离时代潮流,但是最近,哈马斯发言人阿布·祖赫里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必须成立由各政治派别参加的集体领导机构,任何把哈马斯排除在外的巴勒斯坦新领导机构都不具有合法性。看来,哈马斯愿意加入巴领导机构,以便在未来的权力格局中有尽可能多的“发言权”。因此,如何处理与哈马斯、圣战组织(杰哈德)等激进组织的关系是巴新领导机构面临的一大挑战。它将影响巴勒斯坦政局的走向。随着巴各派老一代领导人的去世,新生代领导人可能对各派长期坚持的立场做出一些调整,通过协商的形式达成某中妥协是可能的。巴新

的领导机构有条件地同意哈马斯等激进组织参政可能是避免内部冲突的最佳选择。这将有助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实现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战略目标。

四、巴以和平进程出现转机的可能性增加

美国和以色列都称阿拉法特是和平进程的“绊脚石”,这种指责显然有失公允且不被国际舆论认同。然而,阿拉法特的去世使以色列失去了一个拒绝同巴勒斯坦谈判的借口。这可能是实现巴以和平的一个机会,巴以恢复和谈并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增加。

11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会晤到访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后对记者说,建立巴勒斯坦国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他承诺:未来4年内帮助巴勒斯坦建立国家。他还承诺与欧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在实现中东和平的具体步骤上,布什强调:首先,巴勒斯坦应该选举产生一个民主政府;然后,以色列实施从加沙地带和部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撤离的所谓“单边行动”计划,最后进行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谈判。对于布什来说,他在上一任期内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在巴以问题上一直偏袒以色列,那么他的连任则在客观上使他在处理中东问题时可以采取一种较为平衡的政策。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13日在拉姆安拉重申,欧盟将帮助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法国外长巴尼耶表示,巴勒斯坦建国越快越好,甚至可以“以临时边界为基础”。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开始访问中东,分别同巴以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他说,在中东问题上,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巴大选能够顺利进行。鲍威尔还要求以色列为巴大选提供一切配合,其中包括,允许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参加投票,从约旦河西岸撤出一部分部队,放松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活动的限制,在安全方面与巴方进行合作等。以色列无条件地接受了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23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期间,中东问题有关四方(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就共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进行磋商。

看来有关方面正在努力推动巴以双方恢复和谈。不过,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的当务之急是维护民族团结,健全领导机构,通过选举产生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以色列总理沙龙上台以来多次承诺愿意为实现和平做出“痛苦”的让步。现在沙龙能采取多少措施,做出多大让步,将是对沙龙政府的考验。沙龙在阿拉法特去世后讲话中仍坚持执行“单边行动计划”,坚持在谈判前巴方必须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解除巴激进派别的武装。不过,他表示愿意恢复巴以和谈。看来,巴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最终地位问题的谈判不会很快恢复,即使恢复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巴以双方就安全问题、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和部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撤离安排等问题进行磋商和协调是可能的。

政治分析家指出,作为调解人,美国是否能真正做到公正是打破巴以和谈僵局和推动停滞不前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的关键。为推动巴以和谈,新一届布什政府有可能调整策略,敦促以色列表明和谈诚意,如在巴勒斯坦选举前撤出巴勒斯坦城市和村庄,以便于巴方进行民主、自由的选举,释放巴勒斯坦在押人员等。未来巴以和平进程能否出现转机 and 突破不仅取决于巴勒斯坦局势的发展,而且取决于以色列的和平诚意和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施压的决心和力度。

五、巴以和平进程出现转机将对中东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阿以争端曾引发4次中东战争和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黎巴嫩。因此,解决巴以争端是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之一。如果巴以和谈恢复并取得突破,将有助于推动叙以恢复关于戈兰高地问题的谈判。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以之间实现了和平就意味着以色列同整个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和平。应当指出,阿以争端、伊拉克战争“后遗症”以及伊朗核问题都是目前中东地区最具威胁的爆炸性问题,这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相互牵连。如果巴以、叙以恢复和谈并取得突破,这将有助于伊拉克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作者是新华社高级记者)